

父亲站岗

彭利文

父亲三岁丧母，八岁歿父，可谓早失怙恃。十五岁那年，父亲应征入伍，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，所在部队驻营在当时还是小渔村的深圳。其时全国刚解放，国民党特务在沿海一带活动十分猖狂。

那一夜，父亲初次站岗，神经绷得像上了弦的弓。子夜时分，对面山头突然出现异常情况，草丛时起时伏，似有特务匍匐而来，愈来愈近，愈近愈像。心，仿佛要跳出胸腔。父亲迅即端起步枪推弹入膛，向对面山头大喊：“站住！口令？”连呼三声，声若雷鸣。可对方却不理不睬，父亲既惊且怒，“砰”的一枪，那物应声倒地。打死的却不是特务，而是当地老百姓放养山野的一头肥猪。部队按例对猪的主人进行照价赔偿。为此，父亲虽然挨了一顿批评，但全连官兵因此得以饱吃了一顿猪肉，却是皆大欢喜。

炊事班长带人把击毙的肥猪抬回营地，大家围着看热闹说说笑笑的时候，炊事班长突然拿起一根扁担，以握枪之势指着那猪，学着父亲浓郁的湖南口音大叫：“站住！口令？”

一时，全连笑倒一片。

这个站岗误毙肥猪的故事，父亲讲过多次。我曾写成幽默小品发表在《喜剧世界》杂志里，父亲看了很高兴，笑了。

站了几年岗，父亲靠贫寒农家子弟的吃苦耐劳和过硬的军事素质，在部队提了干，穿上了四个兜的军装。这个时候，站岗就变成了查哨。再后来，又因仅读过不到一年私塾，文化底子太薄，父亲被部队精简转业到地方工作。从此，站岗就

退出了父亲的生活。

父亲转业后的经历十分丰富。前前后后在电力局、水泥厂、税务所、人民公社等很多性质不同的单位工作过，最后是在小镇医院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休，先进的奖状贴满了老屋的一面整墙。

父亲与我们聊往事，说的最多的是他在税务所工作的事情。那时粮食十分匮乏，规定对酿酒一类耗费粮米的行业以重税，烤酒一缸须纳税五元。当时公职人员月薪也不过二三十元。父亲作为税管专员，每天走村串户收缴酒税。有一次小镇有人偷偷烤酒，父亲闻讯立马上门收税。殊不料，这家的主妇是镇上有名的泼辣，不仅不配合，反而破口大骂。父亲也不与她计较，只是苦口婆心地宣讲税收政策，像一尊门神站在他们家的堂屋门口，不缴税就是不走人。那家人终敌不过父亲执拗，只得悻悻地把钱缴了，临了时却又骂了句狠话——“收税收得咯霸蛮，生个儿子冒屁眼”。这句话让父亲耿耿在怀好些年。

在小镇医院工作，父亲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分打着手电筒到医院的病房里转一转看一看，对当班的医生叮嘱几句，与住院的患者聊聊病情。

我去当兵，父亲已转业差不多二十年。临行时父亲专程到县武装部来送我，给我说了很多兵营注意事项，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在部队好好干长期干，但我基本上没有听进去。我找来背包绳打捆被子，谁知愈缠愈像一堆麻团。父亲拿过我手中的被子，悬空使劲一抖，噌噌噌三折，然后左手夹着被子，右手麻利地将背包绳套上一圈，不到半分钟功夫，三横两竖的背包就打了一个结

实实，让胸戴红花正要上接兵车的战友看得眼花缭乱。多年后战友们聚会还常说起，对老爷子佩服有加。去冬湘南大雪，部队战友欲寄军装冬衣助我御寒。我说，要寄就照我家老爷子的尺码，他会比更喜欢。果然，父亲收到新军装欢喜得像个孩子，拆开包装就穿上了，嘴里说着一串的好，还情不自禁地踢了正步，只是步履有些踉跄。

那一刻，我才突然体味出来，父亲虽然早已脱下军装，但是永远脱不去心底里那份军人情愫，站岗和查哨也从未退出他的生活。在税务所工作时，他为税收站岗。而在医院工作时，他哪里只是到病房转一转，分明是为“查哨”而去。母亲罹患重疾，他又成了母亲的守护神。十五年前，母亲突患中风，差点去了。抢救过来后，说话与走路都变得不利索了，一直以退休的父亲照管。最初几年，母亲拄着拐杖还能到外面走一走散散步，父亲寸步不离地陪着，陪成了小镇的一道风景线。这些年，母亲坐了轮椅，父亲更是朝夕陪侍须臾不离。

今春多雨湿冷，难得有个晴天。下班走着回家，远远看见小区院落里有许多老人和孩子在晒太阳。星散的人群中，母亲坐在轮椅上，父亲扶着椅把伫立一旁。我走过去与父母打招呼，说了几句闲话，父亲催促我进屋呷饭。开门时转身看见耀眼的阳光下，八十有五的老父亲穿着军装站在那里，业已佝偻的身体努力地挺着，正如花已凋零却还在保持盛开的姿势。一代老兵已垂垂老矣，夕照的逆光中，我却仿佛看见一名十五岁的士兵，正在持枪为国站岗。

逛公园(歌词)

刘雄成

听鸟语 闻花香
避酷暑 享清凉
唱歌跳舞好去处
休闲锻炼好地方
扶老携幼情意浓
谈情说爱胜天堂
老百姓有了会客厅
广场舞有了好舞场
爱美你来逛公园
神州处处有画廊

听鸟语 闻花香
唱情歌 心情爽
这是天然的氧吧
这是孩子的天堂
这是老人的圣地
这是绿色的屏障
绿水青山城中宝
公园人人都喜欢
爱美你来逛公园
神州处处有画廊

油菜花黄



方 竹

阳春三月，家乡的油菜田，竞相开放了。

油菜不像梅花，亦不像桃花，是一朵，两朵，三朵慢慢绽放枝头，慢慢盛开。

油菜花一开，就深情款款地开，烂漫无比，千姿百媚，一丘，一垄，一片田野的开。油菜花一黄，春光十里！

它们在时间里，慢慢数，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静静守候冬去；一个月，两个月，熬过几场雪，挨过几场冻，从冬季慢慢数到了春天。那小小的嫩芽儿，经南风一吹，竟然可以高出一个人头来。

母亲说，油菜是拼了命长的。所有的植物，“怕”南风来，又喜欢南风来。南风一来，它们就像人一样，快长成了，快长熟了。

我想我，如果有半点儿油菜一样的拼命，我也会如油菜一样茁壮繁茂，一样傲然天地间，一样硕果累累。

我们与大地那样近，永远是那样亲。人们一如既往地爱着它种着它，一年一年地轮回，一年一年地播种与收获，才滋润了这一串年年岁岁平凡的日子。那离地四尺的高度，就是许多人一辈子仰望幸福的距离。

油菜是赶季节的。它一长高，就拼命开花结果，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给下一轮植物。人们有时不等它慢慢变老，就会慢慢将它割回，开始下一轮播种。

油菜从不浪费土地的一寸光阴，好像就是间接穿插于时间的缝隙，让勤劳的人们又多了一轮丰收。

油菜就是那样神奇，割下它时还是青青的！把它一小束一小束，捆扎起来，放在禾塘坪里，在风里晾干，它竟然就可以慢慢变熟，慢慢褪去一身骄傲的绿，颜色渐黄，粒粒饱满。

那油菜的黄与油菜花的黄，一种有生命熟透了的暗香，一种有生命怒放的热情。而怒放的生命，就需要暗香浮动，竞相开放。

父亲说有一种生命，你永远不知道它有多么了不起，譬如田里的油菜，土里的花生。

油菜就有这样的神奇。它不过是一株小小的植物，却能够结出千万粒油的籽，榨出一勺勺清澈透明的油。

凡尘世间，芸芸众生里，如我般是一粒粒小小的凡夫俗子，却亦能够闪耀出平凡而伟大的人性光辉。

一株植物，一个人，只要拼了命去生长，就会有奇迹。看到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了，那就是热爱土地的人们，有耕耘，就有守望与收获。油菜花黄，油菜花香，那是多少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温馨日子。

现在很多人都把油菜地当做返璞归真的风景，当做休闲的去处。我总将它放至心间，因为我知道，连同它一起，都是我深爱的故园。



● 看图写诗

春耕

张录早

春雨下了
光秃秃的日子
守望着陡峭的山
山，弯成
一丘丘梯田
泥土，在冬眠中醒来
凝视着两个人

人，弯成一张弓
搭上一根木杆
像箭在弦上
传承一个信念
僻壤的土地 犁出
一个春天
一个希望